

神

童

与

林培源
著



录

音

机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神童与录音机

林培源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童与录音机 / 林培源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9.8
ISBN 978-7-5302-1974-4

I. ①神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40246 号

神童与录音机
SHENTONG YU LUYINJI
林培源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
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16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974-4
定 价 49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Prodigy



Recorder

目录

白鸦	/ 1
邮差	/ 23
诞生	/ 53
秘密	/ 83
神童与录音机	/ 103
烧梦	/ 133
消失的父亲	/ 155
蜂巢	/ 177
金蝉	/ 213



白鴉



父亲养了一只白色的“乌鸦”。说是“乌鸦”并不准确，因为它通身白，羽翼、项颈、脚趾皆白，眼睑也是白的，虹膜般透明。除了一对黑眼珠，它身上再无其他颜色。我们问，乌鸦不是黑色的吗？父亲抚着鸟笼，纠正道，是“白鸦”，不是乌鸦。乌鸦是披上黑色斗篷的丑陋鸟类，只有白鸦，才是独一无二的。此后父亲一再坚持，若不这样叫，鸦不成鸦，人不成人。

“白鸦非鸦”，后来父亲逢人便说，他有一只天底下最神奇的鸟。此前，父亲养过画眉、鹁哥、喜鹊、虎皮鹦鹉、芙蓉、相思……但没有一只鸟，似白鸦这般受父亲青睐。家中天台，既是父亲的领地，又是众鸟栖居之所。父亲侍弄它们，一刻未曾懈怠。清晨，笼中鸟尚未醒来，父亲已早早到了天台。天台有铁丝网围拢，如同巨大钟形罩。悬挂的鸟笼静止而肃穆。众鸟沉默时，它们不过一个个复刻的牢笼；待到鸟鸣起，羽翼振，这牢笼才形同虚设，活泛起来。父亲投喂小米、谷子和葵花籽，

看众鸟争相啄食。鸟鸣声啁啾唧喳，婉转处有如天籁。父亲坐在天台的长条椅上，靠着椅背，沉浸于鸟鸣声汇聚而成的交响乐中，闭目聆听。

父亲是个鸟痴，他说人活一世，名利身外物，有寄托，才会有来世。他养鸟不为虚名，只为心静，甚至将鸟鸣声刻录下来，枕入梦中，不曾想，伴随他多年的失眠症竟也因此不治而愈。

这些年来，父亲奉行自己一套生存哲学，活得清醒而自在。只是谁也没料到，会有一只白鸦从远方飞来，如一枚音符凸起，扰乱父亲流水生活的韵律。

那年父亲随县城文联赴黄山采风。徽地入冬，严寒至极，生于南方的父亲在黄山脚下被缥缈云雾所吸引，不觉间脱离旅伴，独自从登山口攀缘而上。沿途山岚雾霭如梦幻，父亲看得如痴如醉。傍晚，天暗下来，索道关闭，山上游人渐稀。不闻蹬音响，但见黑夜沉沉漫上来。雪片扑棱落到父亲头顶、眉梢，刺骨的冷爬上脊椎。父亲自知被困，上不易，下也难，只好探脚，一步步从半山往山脚下行。石阶上附粘冰雪，湿滑如镜面。父亲走几步，跌一跤。半米开外是深渊，只听得水流声忽远忽近，像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召唤。跳下去，跳下去，有个声音在喊。父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唯恐跌下悬崖就此丧命。他想着妻儿，想着远方的家，想着自己尚壮年的生命，戚戚然泪湿眼底。

越往下走，流水声越响，父亲凭着微弱光亮，判定几里开外应是村庄。灯火在黑夜深处摇曳、闪烁，它们穿过黑黢黢的

树影与峭壁，向父亲发出持续的召唤。求生欲念鼓了起来，父亲恨不得飞奔而下，一头撞进人间怀抱。他不敢回头，怕千斤重的黑将脊背压断。这时，一阵窸窣声响起，墨黑夜色中，有微光两点，像烛照下的玻璃珠在跳。父亲以为出现了幻觉，他怔住，凝视那跳动的光斑，光是活的，在移动，下降，像有个看不见的人高擎一盏灯。

父亲激动得差点哭出来。他尾随细若蚊蝇的光，一步步往下探，每一脚都踏在湿滑的石阶上。咔嚓，咔嚓，鞋底摩擦冰面，像一把镰刀，将浓墨的黑拦腰截断。“人恐惧到极点，就不再恐惧了。”往后很多年，这次“命悬一线”的黄山行，以不同的变体一次又一次重现。父亲将这次劫难历险浓缩、锤炼成一枚图钉，楔进了岁月的缝隙间。

那个黑漆漆的雪夜，替父亲引路的，不是神明，不是鬼魂，而是一只通身雪白的乌鸦。父亲下山时，时间迟滞了，灌了铅一般，压得他头盖骨疼。父亲在盘桓而下的山道上踟蹰，手脚僵硬，生死未卜。踩到山脚最后一块山石时，父亲觉得大地在晃，头顶苍穹倒转。他扑通一声跪下来，亲吻了土地。

山脚下早已空无一人，雪花静静飘落。父亲看见黑黢黢夜色中，有只不知名的生物在盯着他，是它引着父亲一步步走完了艰难的逃生路。父亲感到害怕，想跑，却动弹不得。他屏住呼吸，怯怯地挪移身体，目光凑近时，发现那是一只鸟。凭借丰富的经验，父亲断定那是乌鸦无疑，严寒雪地里的乌鸦。他

的意识已被冻得迷糊，恍惚间只以为雪覆了它的羽毛，再凝神细看，那只鸦分明是白的，白得耀眼。

父亲仿佛被雷电击中，以为撞见了乌鸦的魂，丢了魂的乌鸦，全身仅剩浅浅的白。那白色如晴天雪地上反照的日光，晃得他双目晕眩。

白色乌鸦沉默着，立在雪地中，与父亲对视。它的目光尖锐，清寒，仿佛不属于这个人世。父亲与它隔着一丈远，小心地靠近它。父亲以为它会就此飞走，孰料它扑棱了一下翅膀，栖上了父亲肩头。父亲不敢动，生怕惊扰了它。它的白色尖喙发出鸣哇一声，父亲听懂了，它叫他走。他撑起僵直的身体，迈开步子跑了起来。

来到山下一间客栈歇脚，一碗热汤落肚，父亲方恢复些许人样。客栈老板说，下午有个旅行团丢了人，已经在景区派出所报案了，还不知死活啊。父亲呷一口汤，闷不作声。他就是那个丢了的人。他的手机没电了，无人联系得上他。他坐着，听别人谈论与他无关的生死。他已将恐惧抛在身后，更何况在鬼门关走过一遭，他带回了此生第一只白鸦。在灯火明亮的客栈，那只白鸦蜷在父亲棉衣里，安静得仿若不存在的物体。

父亲认定，这只白鸦是死神馈赠给他的礼物。

父亲归家，携一身徽地的烟尘。他从车站下车，径直朝家的方向走去。鸟笼覆一顶黑布，父亲一手提旅行袋，一手托鸟笼，像个归乡贤士，从黄山的雾霭中走来。假若有人在那天看见父亲，

必将看到，凡是父亲行过之处，地上就落下一层白霜，白霜短暂落地，又短暂消融。

那天母亲半夜惊醒，隐隐不安，一早去北帝庙“卜杯”。交叉重叠的杯象显示，此卦不妙。母亲添了香油钱，失神落魄地退出北帝庙，一路上捂着脸，忍住没落泪。

她没想到父亲活着回来了，赶在凶相降临之前回来了。她接过父亲的行囊，捧住他的脸，捏一捏，瞧一瞧，惊叹道，你没死，没死就好！

父亲眉头皱着，眼神直勾勾扫过母亲说，乱讲。

母亲倒一碗炖好的黑豆猪骨汤，父亲咕嘟喝下，擦擦嘴，说，我这辈子再也不上黄山了。

吃饱喝足，父亲手抚着一只罩着黑布的鸟笼。他说，我差一点死在山上。

我和母亲面面相觑，片刻之后，父亲讲起了他在黄山的历险。

讲到和白鸦的相遇，父亲的语速缓下来。他要努力消化那个神迹降临的瞬间，好让它一遍遍在心头夯实。见到白鸦发出的微光，父亲说，他的心就稳了。他的死期也因此被推远。父亲语调激越，说着说着，他按捺不住激动，站起身揭开了黑布。黑布褪去时，我们见到了这只传说中的白鸦。它立于笼中，爪子抓住细长竹条，眸子晶亮。我被它浑身的白惊到了，白色从每一片羽毛中冒出来，我甚至怀疑，它的骨肉和内脏也是白的。

白鸦不怕生，一对透明眼睑眨了眨，神态自若。母亲晃晃

脑袋，离得远远的；我凑近去，闻到它满身的清冷。父亲说，没有这只鸦，就没有我（仿佛白鸦是他的再生父母）。出乎我和母亲意料的是，父亲突然跪下来，朝着白鸦拜了三拜。这个突兀的拜鸦仪式如此隆重，把母亲吓了一跳。我也从未见父亲这样虔诚过，他平日连家中灶王爷也懒得祭拜。我站在父亲背后，视线与白鸦触碰，它在看我，而我却慌张地偏转头，生怕被它白色的目光灼透。

父亲养了只“白鸦”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凡有耳闻的人都想一睹其真容。父亲不轻易将白鸦示人——这和他后来的做法不同，后来的他见人便炫耀，他养了只天底下最神奇的鸟。

起初，父亲将白鸦栖居的笼子悬在房中。父亲不希望它与天台的众鸟为伍。母亲不赞同，她说房间是用来住人的，怎么可以养这么一只怪鸟？母亲的话冒犯了父亲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冒犯了那只白鸦。父亲执意将它养在房中，几句争执不下，母亲只好妥协了。但她提出一个条件，夜间须用黑布将鸟笼罩起来。不知为何，自从白鸦进家门，母亲便时常皱眉头，她隐约预见白鸦会给这个家带来什么，究竟是什么，母亲说不出来，我也说不出来。

如此过了几日，有天夜里，我被一阵吵闹惊醒。隔着墙壁，我听见母亲在说话。母亲的声音说，它在看我。父亲的声音答道，荒唐！我已经用黑布罩住了，它看不见你。母亲的声音重复道，它在看我，我就是看到它在看我了，隔着布也能看到。父亲不耐烦地呵斥道，你放屁！母亲顶了一句，你才放屁！

事实上他们的争吵并不激烈，只因四下阒寂，即便各自压低了嗓音，对话内容还是清晰地穿墙而来。我躲在被窝中不敢妄动，暗自期待争吵声变小，直至歇停，就像他们以往的许多次争吵那样。可是这次，母亲执拗得像头拉不回的牛。我听见她咬牙切齿地威胁道，好，你不听是吧？那我搬去客厅睡！接着传来一阵窸窣响动，那是母亲在收拾被褥和枕头。

我以为母亲真的睡到了客厅里，孰知她这样做，不过是在虚张声势。最终在白鸦与母亲之间，父亲选择了母亲。

隔天清早起床时，父亲正提着鸟笼爬上楼梯。我跟着他上天台。父亲问，你来做什么。我说，我想看乌鸦。父亲纠正道，不是乌鸦，是白鸦。我讪讪说，知道了，是白鸦，不是乌鸦。父亲打开铁锁，推门进去，身影隐没在一层薄薄的晨曦中。

二月春寒，我裹一件棉衣，坐到长木椅上。平日若无父亲允许，谁也不准上天台，天台是家中禁区，那里的圆顶和生锈的铁丝网，让我想起电视上看到的关人的监狱。

父亲揭开黑布，动作轻得像个魔术师。然而他的魔术并没有变出来什么，光线射进笼中，还是那只鸦，还是一身白，它被光线挑开眼，好像光线是针尖。白昼的日照下，它的羽翅更白了，比白鸽还白，可它分明不是鸽子，而是一只鸦。我听见空气涟漪一般荡漾开来。天台上其他鸟受到了惊吓，原来白鸦的到来，引起了众鸟不安：它们有的扑扇翅膀，发出尖厉鸣叫，有的使劲啄着鸟笼的竹条。我不得不捂上耳朵。父亲这次没有

听见天籁，而是听见了一阵混乱。所有的鸟都在发出抗议：“请它出去，出去！”它们一遍遍惊叫，叫声骇人，惊扰了四邻。我听见邻居打开窗户骂道：“死人啊，一早吵吵吵！”

父亲愣在原地，看众鸟发怒。这些平日熟悉的鸟，忽地变了脾性。白鸦的不受待见有损父亲的颜面，他的脸色沉下来。他大概从未想过，鸟类中也存在“排斥”这一现象。这些鸟为什么就不喜欢这个外来者？我问父亲，它们怎么了？父亲摆摆手说，没什么，下去，下去。说罢，他怅然地提起鸟笼，锁门，走下楼梯。我停在楼梯口回望天台。经过一番吵闹，众鸟已经恢复了原样。它们成功地赶跑了外来者，也许此刻正待在各自的笼里欢庆胜利——可是，这到底是谁的胜利呢？

自此，父亲再也不让白鸦上天台。尽管位居一楼，它的待遇却比天台那些鸟要好。父亲给它投喂蝗虫、蝼蛄和金龟甲，每日清鸟笼，悉心照料。乌鸦本是集群性鸟类，栖于林缘或山崖，到旷野挖啄食物，喜腐食，性凶悍，常掠食水禽、涉禽巢内的卵和雏鸟。但这只白鸦却温驯得像个隐士。父亲将多年的养鸟经验倾注于白鸦身上，他在鸟笼中筑了个鸦巢，巢呈盆状，内壁衬以细枝、草茎、棉麻纤维和羽毛等。母亲讥讽他，怎不见你对儿子这么上心？父亲沉思一下，慢悠悠说，鸦是鸦，人是人，不一样的。

父亲养了只白鸦的消息传开了，镇上和县城的鸟友，隔三岔五便相邀来赏鸦。不管白天黑夜，下雨晴天，他们不请自来，

成功将我家变成了动物园。

那天，有人怀疑白鸦的真假，这个腆着大肚子的老先生（他是父亲的忘年交）说，找专业人士检验吧，说不定是基因突变呢。他的话透出一股酸溜溜的味道。父亲辩驳道，什么基因不基因的，白鸦就是白鸦，怎么会假？旁人附和，乌鸦也有白色的，不信你去查下。父亲急红了脸，他觉得这群人什么都不懂。他们的对话发生在茶几旁（经过母亲的反对和众鸟的排斥之后，父亲另辟一室专养白鸦，客人上门，才将其移至客厅）。众人边喝茶边闲谈，白鸦丝毫不在意旁人的质疑，它在笼中兀自冥思，踱步，啄食。父亲时不时朝白鸦瞥上一眼，好像只要一刻不注意，它就会倏地从笼里消失。

除了若干异见分子，大部分人都惊叹于白鸦的罕见和神奇。他们的吹捧和称赞，极大地满足了父亲的虚荣心。从前父亲是个孤独的养鸟人，他养鸟，更像自娱自乐。自从有了白鸦，他清寂的世界发生了变化，也一天天热闹起来：久未谋面的旧交来了，素不相识的“朋友”也来了。他们见过白鸦，就如中了蛊一般，逢人便道，白鸦如何如何。在他们的描述中，白鸦越来越玄乎，已非凡间鸟雀可比。那时镇上人家流行养赛鸽，一养就是一棚。养赛鸽目的只一个：参赛，拿奖，最终奔着丰厚的奖金去。有人劝父亲养赛鸽，父亲却不屑此等营生。他说，这不是养鸟人该干的事。现在，父亲的固执有了回报，事实证明，他的清高终究是值得的，这只独一无二的白鸦，比金银珠宝还珍贵。父亲